



憂悶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憂悶：一種呆滯、幽暗的心理狀態；下沉的靈——韋氏大辭典。

在一九一九年感恩節的一次聚會中，我第一次聽見了「憂悶」(DUMP) 這個字。那時我正在一種憂悶的狀態中，並且你要知道，那是何等的一種憂悶！但是更糟的是——我是一個習慣性的憂悶者。我是那種喜歡以陰沉的情緒來唱詩歌的人，所以當講員提到「憂悶」這個字時，那就好像當牙醫發現了一顆蛀牙而你卻大叫一聲：「喔」！我是教會裡的一位好教徒，但是神要我成為一個榮耀而成聖的器皿，並且合乎主所用——這就是祂所說我們應有的服事。

當我們稱自己為基督徒，卻結不出聖靈的果子：愛——恆久忍耐並有恩慈；喜

樂——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嗎？無論何人只要思想這件事，那就成了宗教！但是聖經說：「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神所接納的。」——是神所喜悅的。

我並不清楚到底真實的宗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神的國度是什麼，或有關神的國必須在我裡面這件事；但是那晚我明白魔鬼正佔有部分的我。我可以感覺到牠！

當你處於憂悶的情形時，你感覺到在你的裡面好像懷著一塊大石頭，你無法將它給咳出去。它就在那兒。它佔有，捆綁著，並且奴役著你；並且最糟的是，你無法讚美主，也無法合宜地帶著敬虔及神聖的敬畏——在聖靈中的喜樂及平安，來服事神。

當我發現我是一個憂悶者並且內心被捆綁著時，我立刻起來對付那件事。聖經告訴我們神會在我們裡面做工，使我們能立志並遵行祂所喜悅的事，但是我們必須帶著戒慎恐懼的心來與祂合作。我變的害怕再一次發作憂悶，我說：「憂悶出去！」這就是我所做的。我參加了每一個神允許我去的五旬節聚會，但是每當人們開始讚美主，而如果我心中正感到沉重時，我並不喜歡讚美。（你知道當你正處於憂悶的光景時，你不會喜歡讚美的——就是當你正不是活在得勝與榮光中時。那很令人受傷，不是嗎？）在有一次的聚會中，每一個人都已舉起雙手大聲讚美主，但是我的手臂和雙手感覺上卻像兩條沉重的火腿懸在我的兩旁。然後我就對自己說：「要不是現在，就是永遠都不！」我把我的雙臂舉起，張開嘴，然後開始讚美耶穌。我並

讚美很久，有一些東西就從我裡面出去了！

你知道從抹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有七個鬼被趕了出去。耶穌知道她有什麼麻煩——七個鬼。除非耶穌基督在你裡面掌權並佔有著你。讓基督掌權在你裡面是你的一項極大特權！哪裡罪被趕了出去，哪裡耶穌基督就進入了！

這樣，在那天有一些東西從我裡面出去了，並且有人搬進來了——這位榮耀的王。我是不會搞錯的，因為祂在我的裡面敲響了喜樂鐘！

隔年的感恩節對我而言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我被邀請去參加一個五旬節的聚會。那個地方是被封閉了的！有人告訴我那是一個脫了水的五旬節教會。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他們已經好幾年沒有一次接受過聖靈的洗禮了，因為牧師希望每一件事都是按著次序和規矩來做的。那天有八到十位傳道人在講台上，每一位都被要求說一些話；當他們說的愈多，聚會就變得更枯乾。那時我還不是傳道人——只是一位見習生；所以我坐在最末位的地方，並且被要求在結束時說一些話。但是當我站起來時，我無法說話。不知怎麼，神抓住了我，然後我大聲喊了又喊！幾分鐘過後，整個聚會中的人都站了起來，雙手高舉。神的榮耀浸透了那個地方，原因很簡單，因為祂有一個承接榮耀、被潔淨了、且能為這位主所用的器皿。當時我想我已自己成了一個傻瓜一般，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的事，也不清楚我到底做了什麼。但事實是，我什麼也沒做，神做成了一切。

如果你將你的生命交給神，祂會為你管理。你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承接榮耀的器

皿，或是羞辱的。一個承接榮耀的器皿內藏了王的珍寶。他們是金的器皿，是被火試驗過的。他們曾與神一同經歷過考驗，他們是王非常寶貴的產業，耶穌基督重視他們。但是在每一間屋子裡，也藏有垃圾罐。請不要將蓋子掀開——因為他們正在憂悶當中！你到底是哪一種器皿呢？

神所悅納的唯一真正服事，就是你將身體獻上——這個曾一度是罪的工具的身體——成為一個聖潔的活祭。你的身體是聖潔的嗎？如果不是，神會把你潔淨。要不你的身體成為罪的、世界的、肉體的和魔鬼的奴隸，要不它就是神的奴僕。你可以用好幾桶的白粉或油漆把你心中的墮落給粉飾起來，但你無法用這個方法來滿足神的。但是當你接受了神所為你預備的，你成為一個聖潔的器皿。

我們為著出自聖經的五旬節而感謝神，因為祂使我們的身體聖潔了。全能的神以祂的自己來充滿我們，並使我們的身體成為耶穌基督的一部份——潔淨了並合乎主所用的器皿。聖經說神的國是聖靈中的公義、和平及喜樂，並且「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親愛的，誰已經臨到你？誰住在你心中？

除非聖靈佔有了你並且你成了按祂旨意而行的器皿——向著祂這位召你出黑暗進入奇妙光明中的主獻上讚美，否則五旬節只是一個極大的騙局。

你知道在腓立比書第二章裡說了什麼嗎？「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喔！成為一個在靈、魂、體都全然被這位平安的神所

潔淨了的人——一個全然屬乎耶穌基督的人！親愛的，那才是五旬節真正的意義。神已經在你重生得贖的那天用應許的聖靈為你印上印記，這真是值得你來感謝祂的一件事。

喔，讓今天成為一個感恩節！讓我們帶著讚美進入祂的院；然後神就將進入這些器皿並使他們聖潔。如果你從未說過「哈利路亞」——現在就說。如果神今天能將你從憂悶中給掘出來，你將會永遠為了這個感恩節而感謝祂——就像在一九九年的那次感恩節聚會，使我從此以後都感謝祂！

你平安嗎？

愛麗絲·雷諾·弗勞爾
(Alice Remond Flower)

本篇文章原是從弗勞爾女士給立巨屋五旬節教會主日學，嬰、幼兒班孩子們的母親一次談話錄音中節錄出來的，且經過作者同意後重新編排出版。

「你平安嗎？你丈夫平安嗎？孩子平安嗎？」列下四：26

當你讀到上面這節經文中的三個問題時，你是否曾停下來想一想？你看見在那裡有一個家庭，你發覺這位智慧的先知問候了這位母親：「你平安嗎？」我相信這

位母親是這個家中最重要的一位，甚至她自己都沒有察覺到。

我常常聽見一些母親說：「如果我的丈夫合作的話，」或是「如果環境稍微不同的話，」或是「如果我的先生是基督徒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做這個或那個了。」然後我就想到一些曾經是偉大的人物——他們的生活，就是那些在他們特別的處境中仍為著神而攪動全世界的人。他們許多甚至是從低賤的環境和就一個家庭而言是窮乏的景況下長大的，但是他們有一位母親。我再確信也不過了，神是那樣預備好要幫助一位一心只希望神能掌權在她家中的母親了！她可以得著神恩典的一切豐富，因為神關心每一位母親，特別是一位企望在她家中能認識並看見神恩典的母親。然後你可以有一位得救的先生，並且你們可以一同在這蒙福的路上前行；然而這位母親在這家仍多次扮演著中樞的角色！

這位以利沙向她問道：「你平安嗎？」的書念婦人被提到是一位偉大的婦人。以利沙在奉神的差遣行不同的神蹟時，曾來回經過她所住的房子。我們看見她有一顆敞開及寬大的心。當她注意到以利沙經過時，她邀請他進來吃一份三明治、一份簡單的午餐，或是任何她能分享的東西。

你知道嗎？有些人除非他們能達到最高的標準，否則就不會藉著敞開他們的家來表示他們的親切，但那並不是真的殷勤。真正的殷勤是以敞開的心來分享你所有的東西。

今天許多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不能帶他們到一家好吃的餐廳，不能找出最好的

桌巾、銀器及所有最好的裝飾品，那我們就不邀請他們了。」然而有一項服事是一位妻子或母親可以不時做到的，就是很簡單地將她的家與那些偶而需要家庭溫暖感覺的人一同分享，這些人需要有人關心他們。

這位婦人看見先知走過去，也許注意到他很疲倦，所以她很慷慨地邀請他進去。這就是真的基督徒式親切。但她並沒有停在那裡，她告訴她的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裡經過的，是聖潔的神人。」

如果你的丈夫已經得救了，並且你們是一起同行的，我相信你們就知道什麼是一同商討有關你們的事——那包含了許許多多的事——金錢的問題、管教的問題、休閒的問題、許許多多的問題。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常有一些爭執，因為要不是丈夫就是妻子總是發脾氣並且做一些對方不知道的事，例如買一些他們負擔不起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能想起我們是夥伴，並且應該一同商議每一件事並一同作決定，那就很好了。

讓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孩子們知道何時他們的父母在目標上、在一同商議事情上、在家中一切次序上是完全聯合的。他們也知道何時在其中有分歧。他們知道何時在管教的事上態度是不一致的。也許你從未見過，但我見過——孩子會從保證要處罰他的父母其中一方走向另一方好得著赦免，並且這位父親或母親會很愚蠢的說：「喔，這次我們就算了吧。」你不要忘了——下一次這個孩子就知道要到哪裡去找到逃脫處罰的地方。一個彼此分爭的家庭是站立不住的。

再回到書念的婦人——她說：「我想我們還可以為這人做更多的事。」你知道，你給的愈多，你愈想給更多。我們心胸被拓寬總是使它帶來更大的擴展，並且不要說，這樣我們會使自己貧窮了。

「我們可以為他在牆上蓋一間小樓，他來到我們這裡，就可以住在其間。」她向她的丈夫如此說，並且看來他也同意她的看法。接下來請注意，她並沒有準備滿滿的家具。我想她並沒有因做這些而負了一文錢的債。那些都是簡單的家具。有桌子、椅子、燈台，就這些東西而已。

也許你會說：「我孩子的臥室比起來都要精緻多了，我絕不會讓客人住在這樣的地方。」但這個婦人認識單純的能力，她也知道那位先知所需要的只要是精華就好了。他是一位神人，並且她將他所需的剛剛好給了他。這樣特別的單純提醒了我這位婦人在認知事物上是何等一位偉大的婦人。

她並不知道那個小屋子有一天會為她帶來何等的祝福，喔！我們對於好的撒種日後將為我們帶來的收成知道是那麼少，就如同我們對於粗心和不足的撒種日後給我們帶來的結果知道也是那麼少一樣。那屋子蒙福的日子即將到來，是對她及她的家極大的祝福。

當先知覺得是應該為她一切恩慈給予回報時，那日子便來了。並且先知的僕人有了一個智慧的想法。他說：「她沒有兒子。」（毫無疑問的，她的心盼望有一個兒子。）接著先知便說：「好的，那就是她將有的。」你記得那個孩子是怎麼來的，

並且是何時及如何長大的，他和他父親一同到田裡收割的人那裡，顯然地中了暑。這孩子被抬起並送到她母親那裡，坐在她的膝上並死去。

接下來她做什麼？她將他抱上了她為神人所蓋的樓，將他放在床上，然後關上門。（她這個動作向著神是何等的委身。）這是她所知最好的地方，挨著神，將孩子放在先知待過的房間。先知正出外有任務，所以她說：「給我牽一匹驢來，我要快快的去見神人就回來。」她要直向總部而去。那顯示了何等的信心。在那個地方屍體腐敗的很快，所以他們通常當日就下葬的。但是這位婦人因著聖靈放在她心中的信心而甘願冒險將這男孩放在房內、關上門並順服這特別的感動。

你記得當她要離開時，被她丈夫質問。她知道她的丈夫會阻止她去，所以她只簡單的說：「平安無事。」這時候她必須為著單單與神同行而爭戰。這樣的時候也會臨到我們這些做母親的。她備好了驢並告訴她的僕人：「你快快趕著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遲慢。」她往迦密山去見神人。神人遠遠的就看見她，並且感覺到有些事不對。他派僕人去問候她：「你平安嗎？你丈夫平安嗎？」我想在接下去說之前先談到這二個問題。妻子——母親——你是否按著妳應是的成為你丈夫的力量？一個妻子在增強她丈夫的信心這方面有那麼多事可做。當壓力臨到這個家時，當遇見問題時，妳不要成為說惡事的先知，妳要說信心的話，要那樣做！妳要備上信心的驢子並且向著期待勝利的路上前進，就像這個婦人所做的。

「你平安嗎？你丈夫平安嗎？」然後他問道：「孩子平安嗎？」

聽著，你的孩子的平安不是倚靠妳給了他多少檸檬派，妳能給他最大的東西是對神持續的信心。妳有一個好的教會，有好的教導，好的主日學，無疑的都是。但是比較起來孩子在教會中的時間只佔了一小部份，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家中，那在家的氣氛在他心中是有極大影響的。當試煉如巨浪撲來而妳被激怒了，沒有一人比妳的孩子更會感受到妳的怒氣。妳不知道嗎？如果妳平安的話，妳的孩子就平安了。如果妳平安的話，妳的丈夫就有平安了。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件事是連在一起的，但是先知知道要先問那一個問題：「你平安嗎？」

這個婦人直接走到神人面前，然而基哈西卻來推她走開——要打斷她。我們也會有喪氣的時候。

但是先知說：「由她吧。」然後他告訴基哈西要拿著他的杖快快回到那裡去，然後把杖放在孩子的面上。但是婦人說：「不。」

這是給我們一個教訓：要有代禱的地方。你們有哪些是有青少年的孩子的？我們知道今天有些青少年，甚至更小的孩子是很難管教的。也許妳的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一些的鼓勵或例常的管教。那需要流淚的代求和禱告。

所以先知和她一同回去，開了門。然後我們看見一幅聖靈代禱的完美畫面。它描述他完全滿足孩子的需要，他將自己伏在那已經開始腐敗的孩子身上。他眼對眼、口對口伏在孩子面上。當然他正向神呼求著，但是第一次什麼都沒發生。他下來在屋子裡走了一趟，然後再將自己擺在這個需要上。若是在你的家中有一個需要，這

也會生效的。只要你認同此一需要，它在任何情況都會有效的。

然後你看見以利沙第三次伏在孩子身上，勝利就來了。

勝利臨到了這個婦人為顧念別人需要而造的屋子——這個特別的屋子。這個牆上的屋子成了得勝的特別地方，接著先知使這孩子從死裡復活並還給她的母親。

她所能說的只有：「我平安了，我的丈夫平安了，我的孩子平安了。再一次我們是一個活的個體，一個家庭個體，有著神的祝福在其中。」

神應允要使你平安，使你丈夫平安，使你孩子平安，並且不要忘記了，這平安的鑰匙是在母親的手裡，是遠遠超過許多母親所以為的。

醫治——基督教真道的一部份

選

我們讀猶大書看到：「親愛的，：我不得不寫信勸你們，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譯注：「竭力的爭辯」呂振中譯本作「奮力鬥勝」）。而這交付聖徒的真道中有一樣便是身體得醫治。

我仰望主還有一段經文能證實並活化我們所信的，我就被提醒羅馬書還有一

處：「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神的話來的。」我不希望有人誤把情緒的表現當成信心。我們看到有人尋求醫治，好像他們覺得必須得到一些聖靈的外在表現，或是要設法使自己進入一種興奮的狀態才能得醫治似的。其實你可以根本沒有任何聖靈的外在表現而得神的醫治；另一方面你可能有膏抹了、有人為你禱告時大得祝福了，你卻仍沒有絲毫真實的信心。能帶下醫治的，是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心，不是對聖靈外在表現的信心。

有位好姊妹也用一句話提醒我：「即使我沒有信心，我還有耶穌」。我認為這句話值得反覆思想；不管怎樣，只要我們心中有確據我們有耶穌，我們就還有信心。

我們教會有一位姊妹過去是學校老師，後來成為教會的秘書。她有心臟病，醫生稱這病叫「布來特病症」(Bright's disease)，她的神經受到損傷。這是我還沒成為她的牧師之前的事，不過她告訴我她的情形。她最後到了一個地步，身體有積水，不能平躺。不分晝夜她都得坐在輪椅上。

她有一個姊妹住在另一個城市，寫信給她說「妳為什麼不依靠耶穌？醫生現在不能為妳作什麼了。」她說「我首先要搞清楚，耶穌是否願意醫治我。」所以她仔細查考馬太福音，看看有沒有病人到耶穌面前而被拒絕，結果發覺沒有。接著她讀馬可、路加、約翰，她也找不到一處病人到耶穌面前求醫治而被拒絕的例子。

然後她讀到雅各書，看到生病的人應該請教會的長老來，「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可是她在長老會聚會，她的教會沒有長老為病人禱告。不過在那城裡有

些人相信耶穌會醫治，她們就請他們來為她抹油，他們也如此做了。

她的朋友們大多準備要看她過世了。許多人探望她，她還是坐在椅子上，她的手指緊張的抓著椅套，但她仍向所有來看她的人宣告說「我要你們知道我已經被醫治了！」她的朋友們以為她的病蔓延到腦子，這下子他們是和她見最後一面了。可是她還是向每位見證主醫治的能力。過了兩、三天，主的能力臨到她，她也奇妙的得了醫治。

我知道還有一些神的兒女們有被醫治的經驗，不過不是馬上得醫治。我注意到聖經記載耶穌醫治病人，有的是馬上因祂的能力得醫治，有的則是要等離開後才得醫治。今天也這樣。如果我們的信心在於耶穌，以祂的話為根基，我們就可以請教會的長老為我們禱告，然後繼續我們平常的生活，知道神必定會印證祂的話。

醫治既列在「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之中，首先且讓我們從基督這位「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這位「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不改變的」開始。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服事隨處可見醫治這一項。祂醫治瞎眼的，摸長大麻瘋的，他們都痊癒了。祂釋放癱腿的。我們在使徒行傳十章三十八節也讀到「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他周遊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他同在。」我的領受是魔鬼一定是在這些疾病背後；我們若是身體被疾病所苦，就是被魔鬼壓制。既是這樣，魔鬼似乎是疾病背後的大勢力，而我們有一位偉大的救主，他來到世上就是要除滅魔鬼的作為，那麼當然他的計畫裡一定有一項是醫治我們的身體，

拯救我們的靈魂。

我感謝聖經是說神「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以施行醫治。你我既已知道了聖靈，也多少領受了聖靈，因聖靈得生，我們應該很自然的仰望神使我們身體得醫治，因為這也與聖經相合。主也靠著這從天而降聖靈的能力醫治那些被魔鬼壓制的人。

我也感謝耶穌不但用祂的能力行神蹟，祂還為我們安排救贖的計畫，不但針對我們的靈魂，也為我們身體的需要有所預備。關於這點，似乎有些人有不同的意見，可是不管有怎樣的爭論，聖經是這樣寫的：「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為了證明這裡說的醫治是指身體的醫治，我們想到耶穌行了許多神蹟，大癲瘋病患者及彼得的岳母都在內，聖經是這樣說的：「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這裡的重點似乎在於耶穌醫治了每一個人，耶穌的救贖是為每一個來到祂面前的人預備的。

有一位傑出的牧師，他的教導我大部分都相當信任，但他說耶穌的醫治不可能是祂救贖的一部份，因為那時祂還沒有完成救贖。可是耶穌可以預見救贖的工作而先行醫治，正如他未上十字架而先行赦罪一般。耶穌未上十字架前，仍可對那婦人說：「你的罪得赦了」，因為他是生來就要上十字架的人，他有資格在那裡講這句話。

所以我要請你們跨出來，到神話語的面前，並且相信耶穌的救贖裡包含你一切的需要。

我想我應該在這裡提一件事。主為我們預備醫治的恩典，不代表我們不會感到歲月不饒人。當我們六十歲了，自然不能期待還有二十歲的精力。別忘了我們還沒到義人復活身體得贖的那日，現在我們的肉身還是會經過死亡，會朽壞的。我們身體裡有些東西會和天然的物質一樣逐漸衰敗。假設我五年前買了一輛車，而且常常開，馬達勢必有一天會出問題，讓車子走不動。也許我換個新零件，車子又可以好好走一陣子，但這車已不是新車了。神聽我們禱告，我們的身體有毛病祂會修理，讓我們繼續在地上走我們的路程。我相信只要我們仍在地上，神都會醫治，但不會讓我們迷於醫治。我聽見有人說「如果你在您的身體上信靠神，你就永不會疲倦。」這不是事實。我們要謹守聖經的教導，不要走偏了。即使耶穌也會疲倦。使徒們、所有神的兒女們都經歷過病痛。

一切經由耶穌臨到我們的好處，我都樂於接受。教會一起頭就行醫治的服事。醫治的服事並未隨耶穌升天而結束。我們知道彼得、約翰被禁止奉耶穌的名傳道之後，教會聚在一處禱告說「現在：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我現在既是对教會的每位會友說，我也要請各位注意，不只是抹油的長老要為病人禱告，所有在場的人都有他應盡的一份責任。初代教會禱告神要藉著使徒堅定祂自己的道，我相

信今天的教會也有責任要同心為病人禱告。

我不認為有哪位傳道人應該把責任丟給可憐的病人。我聽見有人說「如果那人沒什麼問題，他就會得醫治。」完全不是這樣。我要先看看有什麼是我應該作的；但我也相信，身為牧者，以往我過於同情病人，而沒有提到攔阻得醫治的事。如果一個人一直沒有得醫治，牧者也覺得他已經盡力禱告了，我相信這時牧者該說，「弟兄，你的生命怎樣？你在家裡，在人前的生活如何？」我不要再罪任何人，但我要你察驗你的心。如果真的有攔阻，要把它除去，好讓神賜下醫治。

醫治既也列在「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之中，或許有人會問「那麼為何這些年來沒有看到更多醫治的工作行出來？」使教會錯過這項寶貴恩賜的，是不信的心。可是我們正在尋求恢復起初所傳的福音。我們為我們自己、為教會、為那些病人都有責任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奮力鬥勝。」

耶穌基督的教會熱切的接受醫治為正統的教義是一回事，在有真實需要時站穩立場又是另一回事。有一次我的手指頭有毛病，結果血裡面有毒。我又不小心把手指撞到一樣東西，結果長了蛇頭疔。我去看醫生，他說很嚴重。我記得那時有不信的思想跑進來，我想「我太太還在，萬一我先走了，又沒留下什麼錢給她怎麼辦？」然後主開始對我說話。他提醒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紅海分開，又有食物降在曠野。之後我面對一個問題：「我到底要不要真正信靠神？」

我那時是來到我人生的關鍵時刻，主也使我直接面對這問題：「你只是在傳一個

理論呢，還是在傳一件真實的事？你現在要堅守你的理論站住，還是要失敗？」。我覺得我的服事到了一個臨界點，或左或右就在一念之間。我不是在這場危機中得勝，就是大大失敗。我還記得我走上走下，心也幾乎要碎了。我說「主啊！祢知道我心中的暴風，我正與可怕的不信思想搏鬥。祢曾平靜加利利的風浪，祢也能止息我心中的暴風。」我在那時真是絕望無助到了谷底。不過耶穌當年怎樣向加利利海說話，祂也向我的心說話，我心便大大平靜下來。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看我的手沒有什麼變化，但我的心靜如湖。一切的憂慮都離開我的心，時候到了我就完全得釋放。如果耶穌的教會為真道奮力鬥勝，並行出神話語的教導，是會付上代價的，但我相信神會尊重祂的話。

從錫安直到地極 (十)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十二章 約翰與伊莉莎·歌登 (John and Eliza Gordon)

「這是為著我百姓中的困苦人。」伊莉莎·歌登太太 (Mrs. Eliza Gordon) 正和她

丈夫約翰·歌登 (John B. Gordon) 考慮買下俄亥俄州伊萊利亞 (Elyria, Ohio) 的一棟華廈時，她在異象中看見那棟大樓門上有這樣的字。

歌登夫婦於一九〇三年來到伊萊利亞，他們先在自己家中聚會；當會眾增長時，他們須要另找聚會的地方，於是在一九〇九年於城內主街上一棟建築物的二樓，開始了伊萊利亞福音佈道所 (Elyria Gospel Mission)。在會堂正下方是個酒吧！歌登夫婦忠心地照顧他們的羊群，並看見主的賜福。

有一天他們正坐在街車上出外探望會友時，經過坐落於東橋街一百四十四號，以「漢丁頓華廈」(Huntington House) 知名的一棟宏偉的維多利亞式豪宅。歌登太太在異象中所看見的，就是這棟華廈。主也單獨對歌登先生說話，讓他知道他們應該買下這棟建築物。他們彼此對照後，確定這是主的旨意。

他們詢問的結果，發現只有一個管理員住在那兒，房主是個寡婦，住在佛羅里達州。他們寫信去，她回信說房子不賣，但他們可以租，於是他們在一九一五年秋天租下這棟大樓。

漢丁頓華廈確實像宮殿一般，有二十二個房間；它的接待廳是個很大的房間，有壁爐，還有個很雄偉寬大的樓梯，攀沿環繞而上，形成一個樓梯的天井直達閣樓。到處都是木雕及彩色玻璃，其中有些是在描述聖經中的故事。所有房間中的木雕都是絢爛華麗的，用的是結實的黑胡桃木、橡木、櫻桃木、鳥眼花紋的楓木等，有些是由英國與法國進口的。總之那是一棟裝璜高貴華麗的成屋。

可惜的是，在歌登一家將搬進去時，這棟華廈已多時缺乏照顧；管理員在大餐具室養鴿子，你可以想像那會是什麼樣子！這只是這棟曾經金碧輝煌的華廈，如今變成什麼樣子的例子。最首要的工作是一場費時費力的大掃除，有時在清理一整天後，歌登一家覺得很絕望，難以繼續下去，但神賜給他們一小群樂意幫忙的人。

最後這個家的門為「我百姓中的困苦人」打開了，那些人開始從遠近來到，要得著精神、身體或靈性的醫治。

「要進這個家唯一的條件是你有需要。」桃樂絲·威爾旭太太憶述道，她有幾年住在這兒一同服事；「病人毋須付錢，他們只按主的帶領奉獻；有些人沒有能力給，但他們仍然受歡迎像那些有能力給的人一樣。我們不曾為這項事工收奉獻，也不會報告金錢上的需要。有兩個金屬盒子放在做會堂用的兩個大房間之一的壁爐上，一個上頭寫著『什一與奉獻』，另一個寫著『為宣教事工』，有意奉獻的人就可以將奉獻放入盒內。而且歌登夫婦並不享受從其中取十分之一的權利，那是一般允許傳道人這麼做的；他們買下房子後也沒有享受房產免稅的利益。從起頭到末了，這都是一項信心的事工。」

兩年後，一九一七年，因著有需要的人陸續增加，歌登夫婦覺得主要他們買下這棟大樓。他們詢問屋主是否願意賣，得到的回答是：「一萬四千美元！」首款只須付五百元，因為那是那樣的時代！雖然他們沒有錢，但歌登夫婦覺得這是神的計劃。

威爾旭太太說：「要付首款的那個早晨，歌登一家只有兩分錢，但清晨五點門鈴

響了，門口站著一位歌登太太從未見過的男人，手裡拿著一包報紙包著的東西；他將那包東西塞給她說：『拿去吧，我為這包東西整夜無法入睡！』她接過那包東西，猜想那是一些農產品，因為附近的農家來聚會時不時地會帶來一些農產品。她謝過他，他就走了。當她打開包包時，發現裡頭是錢，正是首款的數目！他們立刻給屋主寄去一張支票。

「當漢丁頓華廈要賣的消息傳遍全城時，兩個俱樂部跟屋主聯絡，一個要用四萬美元買，一個要用六萬美元買。那個婦人開始嘗試要取消與歌登夫婦立的契約，但她已兌現了他們劃了線的支票，而且神也告訴他們房子是他們的。」

「然後屋主告到法庭去，努力想中止這項買賣。她既這麼做，他們只好雇請一位律師，他是個老人，但是個基督徒；眾人說：『你們絕對贏不了這個案子，他太老了。』但神藉祂的話給他們確據，知道他們會贏：『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代下二十章十五節）還有：『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出十四章十四節）最後屋主敗訴。」

「她不肯罷手，上訴到更高的法院。第二次開庭時，我在家中，我永不會忘記我們一起禱告的時間；當那天早晨他們前往開庭地點克利夫蘭（Cleveland）時，心中有得勝的確據。最後屋主再一次敗訴。」

當需要付清款項時，主奇妙地供應一切。有一次一個人出現在門口，手中有一束紙，說：「裡頭有有價值的東西。」果然有，是一千元，正是那時須付的款項！

到底歌登夫婦是何許人也？他們又如何受裝備來主持這個信心家庭的呢？

他們倆都是蘇格蘭本地人，約翰·歌登生於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的妻子伊莉莎生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伊莉莎三歲半時得了骨結核病，無法行走，在床上躺了七年。在這段期間，她祖父給她讀聖經故事，尤其是耶穌在地上時的服事，她何等盼望能生在那時代啊！她確信她若生在那時代，祂必會醫治她。有一天她祖父讀到耶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來十三章八節）時，有一個思想臨到她：「我相信耶穌一定要醫治我，如果我求告祂！」

威爾旭太太敘述說：「她開始運用信心，當每晚大家都睡覺之後，她會爬到床邊，嘗試繞著床走，她一直抓著床，懇求耶穌醫治她。最後神看重她的信心，她完全痊癒了，只留下疤痕來見證神為她做了何等的事。」這段期間她也得救了，雖然沒有任何人對她作見證。

伊莉莎這年輕女孩做了裁縫師，邂逅了做麵包師的約翰，他們結婚後聽說了約翰·亞歷山大·陶威的事工；他們特別感興趣，是因為歌登太太曾從神得著醫治。最後他們決定搬去伊利諾州的錫安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陶威博士在錫安城按立了歌登先生。過了一年出頭，錫安城經歷了財務崩潰，伴隨著的是對屬靈領導的失望；這使得歌登一家必須到別處找工作，這故事最好由歌登先生本人來敘述，下面的話是後來刊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五旬節福音雜誌》（The Pentecostal Evan-

「一九〇六年當錫安城陶威博士的事業瓦解之後，歌登太太和我前往芝加哥開了一家餐廳，有一些從錫安城來到芝加哥，喪失一切產業的人，跟我們一道吃飯。不久神引導我們到俄克崗 (Waukegan)，開始做麵包與雜貨的生意；在這地方主在屬靈上非常奇妙地賜福給我們，但我們在物質上並不興旺。我們的顧客稱讚我們的貨品，但當他們一得知我們來自錫安城，就因著「陶威派」的臭名而不再買我們的東西。

「雖然我們在某一程度裡被聯合抵制，但還是有其他人來我們店裡，所以生意還能維持下去。這段期間我們正按著使徒行傳二章四節追求聖靈的浸；我們住在雜貨店樓上，每天清晨兩點開始工作，中午打烊。

「在一個特別的日子，我付清雜貨的所有帳單給一位從芝加哥來的行銷商，也付清我們欠另一家商號的奶製品的款項後，那一天我們只剩下一美元放在櫃台抽屜內，用來找零的。我手頭有四十九磅半的麵粉，一些有糠的麵粉，一些全麥麵粉，還有一些裸麥麵粉。我知道這些加起來也不夠完成我的訂單，因為我至少要烘焙一百二十條白麵包，更不用說訂單中還包括許多麵包捲，以及藝術蛋糕等等。我們盼望送貨員能帶回一些沒有賣出的麵包，但他全賣光了。到了晚上，店裡已經完全沒有麵包了，我們又沒有錢去多買一些麵粉；更令人尷尬的是，當我正在樓上休息時，我的妻子賣出二十四磅白麵粉給一個顧客，因為她不要讓顧客失望，這樣我只剩下二十四磅半的白麵粉了。做一條麵包要用十二盎斯的白麵粉，所以我的麵粉做三十條麵包都不太夠。

「我沒有對任何人說到我的困境，那天我靈修默想的經文正好是約翰福音第六章，提到有關麵包的神蹟。當我走在烤麵包屋和店之間時，主對我說：『使麵粉增多跟使麵包（在英文聖經裡『餅』譯成『麵包』）增多有什麼區別呢？』

「我說：『主，我看不出有什麼區別，如果你給麵粉，我就烘麵包。』我開始照往常一樣和麵團，差不多在晚上七點時，我放了夠做一百二十條白麵包的水，然後從袋子裡倒出二十四磅半的麵粉，開始在盆子裡和麵。我一邊和麵一邊說：『主啊，加增麵粉罷；主啊，加增麵粉罷！』等到麵團和好了，我繼續說：『主啊，加增麵粉罷！』魔鬼要我看一看麵粉，但我不理他，只繼續求主加增麵粉。

「當我倒出我所有鍋子時，我有一百二十條白麵包，二十打甜麵包捲，十四打烤蛋糕，同樣數量的俾斯麥餅，差不多十二到十四個大蛋糕，以及一打半的派，這些都是從二十四磅半的麵粉做出來的！而我還剩下可以做五條麵包的麵粉。除了這麼多烘好的東西以外，我還做了兩打全麥麵包，兩打裸麥麵包，和兩打麥糠麵包，一共是七十二條麵包；這些麵包中白麵粉的比例是四分之一。

「緊接著的那個主日，我在聚會中見證主所做的，聚會中有十幾位來自錫安城的五旬節人士，我告訴他們主使麵粉增多。後來有一封來自錫安城的信，問我麵粉加增了多少，魔鬼以為他逮住我了，主告訴我加增的麵粉超過一倍，我仔細一數，主是對的，魔鬼是錯的！

「我們有一位朋友是煤炭代理商，有一天我們跟他訂了我們所需要的無煙煤，但他忘了記下來。當我們發現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那天已經沒辦法送貨了；家裡只剩一桶煤，但我需要三桶才夠燒爐子。我說：『主啊，加增煤炭罷！你能使這一桶煤發揮三桶的功效來，使爐子夠熱能烘焙所有的東西。』我期待爐子夠熱，結果確實如此，麵包增多的神蹟再次發生。」

「時候到了，我們知道主的旨意要我們關掉麵包店和雜貨生意。我們付清了一切帳單後，還不知道主要我們往何處去。在俄克崗的一次聚會中，一位女士作見證提到神的引導，她說她將自己關在房間裡，直到看清楚對她說話；我決定照樣去行，我說：『現在，主啊，使我們的道路成為平坦。』在十分鐘之內，主指示我們該做什麼；祂將希伯來書十一章第八節（『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裡去。』）深刻地放在我心中，並且對我說：『起來！到那城去！』我知道祂的意思是錫安城。」

「接下去那個禮拜一，我們前往錫安城去找房子，卻看不到合適的。我們回家後，一位俄克崗的朋友對我們說：『我在錫安城有一棟房子，目前沒有人住，你們可以使用，不用付租金！』我們謝過她，在禮拜三去看那房子，主說：『就是這地方！』付清一切帳單後，還夠我們去錫安城的旅費；我們手頭還有一些雜貨，給了我們那需要養家的送貨員一大包麵粉後，我們還有一小包二十四磅半重的麵粉。」

「我們回錫安城後，主交給我們的第一項工作是照料一位精神異常的婦女，她沒有食物度日，所以我們必須供應她和我們一家。我們禱告求主將人帶來，六個禮拜中我們的飯桌上總沒有少過七個人吃飯，有時人數甚至達到十四人！我們的麵包全部來自那一包二十四磅半的麵粉。」

「過了一段日子，我們發現存糧日減，我們又沒有錢去添購。有一天我的妻子將我們所需物品列出一張表來，是為了供應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需要；這家的成員大部分是原來跟隨陶威，後來在企業破產後連他們所有的一點點都失去了的人。那天我正好在另一棟房子做一些事，我這樣禱告：『天父，我已經盡我所能了，你必須供應這些需要。』在我回家之前，我妻子的房門響起敲門聲，一個男人站在那兒說：『這是你的雜貨，夫人。』並交給她一張附條，上面寫著『歌登太太』。她對照她所列出的單子，發現每一樣都在裡面，還包括一袋麵粉、一些牛奶券、一盒餅乾等等。」

錫安城經濟崩潰後，許多原來在錫安飾邊工廠（Zion Lace Factory）工作的人，搬到俄亥俄州的伊萊利亞（Ellyria）受雇於美國飾邊工廠。過了一陣子，主也清楚帶領歌登夫婦到那兒去；歌登先生也計劃要在那兒工作，但主說祂對他有別的計劃，這所謂的「別的計劃」，包括了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事。

歌登先生是一位多多禱告大有信心的人，他與妻子一同照管那個家庭。讓我們再引用威爾旭太太的話：「他們兩位都非常愛人，他們放下自己的生命來照顧病人及受苦的人；有時歌登太太會整夜陪著一個病人，而次日清晨她又跟別人一樣整日忙碌。他們兩位都經常為那些有需要的人而禁食，雖然只有那些很靠近他們的人才

知道這事，另外每週三是禁食與禱告的日子。」

歌登先生親自照料房子四圍那片廣大的土地，那兒有漂亮的灌木、大樹，還有一大片草地，他會親自用手動割草機去割草。他有一些雞，當別的雞不生蛋時，牠們仍然生蛋！他的解釋是他會將那些蛋做什一奉獻。還有一些空地是用來種蔬菜的，也都有豐富的收成。

許多醫治的神蹟發生在那個家庭裡，包括精神異常的、癱瘓的、結核病、癌症，以及其他許多的病。當家中住客來吃早餐時，歌登太太會問他們好嗎，但絕不准他們抱怨病情；她要他們回答說：「我很好！」來操練信心，即使他們正覺得非常難受。

桃樂絲·威爾旭太太 (Doris Cooke Zlich) 到這個家庭來之前，她一位患風濕熱而癱瘓的表姐妹莉麗安·查爾斯 (Lillian Charles) 在這家中得著一個立時的醫治，她的四肢都能伸直了。當一九二〇年桃樂絲自己患了結核病後，她的姐妹凱瑟琳說服她去歌登信心家庭，神在那裡垂聽禱告，醫治了她。

威爾旭太太敘述道：「得著醫治後，我覺得主帶領我留下來幫助廚房的工作，那是我從未受過訓練的工作（我上的是商業學校）。早餐後，我會建議晚餐吃這個或那個，歌登姐妹就會說：『親愛的，讓我們等著瞧！』我後來明白那意思是說讓我們等著瞧主會供應什麼。差不多九點到九點半之間，郵差來過之後，她會打開她的郵件，整個看過之後，走到廚房問我：『你剛剛建議晚餐吃什麼？』然後她會去店裡買我建議的東西；我從沒有一次需要改換我的菜單！」

「我看見的第一個醫治神蹟是查爾斯·克魯克太太 (Mrs. Charles J. Krueck) 所經歷的，她得了肺結核而瀕臨垂死邊緣，躺臥在病床上，並且嚴重出血；主開始作工在她未信主的丈夫身上，他是個保險經紀，最後主得著他的心，然後主醫治了他的妻子。他後來成為教會主日學校長。

「然後還有克魯克太太的姪子豪威爾·戴頓 (Howard Dayton)，六呎高的青年，卻得了骨結核病；他腿上的洞大到一個地步，護士每天幫他換藥時可以將紗布穿過那個洞！醫生正安排要給他做截肢手術，好保全他的性命。那時他還不是基督徒，他將動手術的前一天，歌登姐妹為他禱告，第二天當醫生在手術前檢查他時，很驚訝地發現他的腿已經好了，不須動手術了！這件事使這個年輕人將心獻給主，多年後他經營一個大農莊，腳連一點跛都沒有，完全看不出他曾得過骨結核！」

「蘇爾太太 (Mrs. Suhr)，一位牙醫的妻子，住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病臥在床已經二十一年。她在一個禮拜六被用一部救護車帶到信心家庭來，禮拜天上午她躺在病床上被人帶到聚會中；經過禱告後，她走到餐廳吃午餐，然後上她的房間，完全得著醫治。」

「我記得有幾位精神上患有疾病的人得著醫治，其中一位是來自賓州的男人，他們用一部裝了襯墊的馬車送他到信心家庭來，要四個男人才抓得住他。當他們到達時，問歌登姐妹說：『你裝了襯墊的房間在哪兒？』」

「她回答說：『我們沒有裝了襯墊的房間。』（那天歌登弟兄和其他家中的男人

都在園裡工作，她必須獨自面對那個男人。」

「她走向那個男人，說：『我兒，你一定旅途勞頓了，跟我來，我把你的房間指給你看。』他像一隻小羊羔似地跟著她；帶他來的男人都很詫異。後來還是須要跟仇敵爭戰，但至終贏得了全面的勝利；那個男人完全痊癒，回家去宣揚福音。」

「還有俄亥俄州福利門 (Fremont) 的華特·伯吉斯 (Walter Burketh)，他曾在精神病院待了四年，醫生要他太太將他忘掉算了，因為他永遠不會變好了，但她對神有信心。他有幾次企圖自殺，但四年後他們聽說了歌登信心家庭，就將他帶到那兒。」

「我從未看過比他更絕望更與世隔絕的人。一位婦人，是他從小認識的朋友，過去曾跟他一道唱過歌，那天晚上請他跟她一起唱歌，他回答說：『我很願意，但我沒辦法。』」

「然後她邀請他說：『那麼你是否願意在我唱的時候站在我旁邊？』他同意了。她選了一首詩歌：《古舊十架》，獨自唱了前兩節與副歌，到了第三節時華特用很微弱的聲音開始唱；到那一節結束時，他已完全得著釋放。哦，何等奇妙的變化！突然間，他已成了新人！我永遠忘不了那次的聚會。」

「後來他告訴我們，神在他年輕時呼召他去讀慕迪聖經學院，裝備自己作福音歌唱家，但因著生意上的責任他沒有去讀。那四年他如同在地獄過活一般。他得醫治後，立刻預備去慕迪，後來成為一個歌唱佈道家。」

除了短暫的時間不在外，威爾旭太太都住在歌登信心家庭，一直到她在一九二

五年三月結婚為止。兩夫婦搬到一哩路遠的地方，繼續參加信心家庭的聚會，並在一些方面幫助其事工，直到他們在一九三六年搬到底特律去。在這段期間，他們的大女兒因德國麻疹的後遺症，耳朵化膿，在歌登太太禱告後立時得著醫治。

經濟大蕭條也發生在這期間，威爾旭夫婦跟許多別人一樣經歷苦難；有一天威爾旭太太對歌登媽媽說：「但願我能像你一樣將錢禱告進來。」

她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我從未向神求過錢，我的責任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祂的責任是供應遵行祂旨意所需要的資金！」

一九二七年四月，凱特琳·麥克瑪納瑪 (Kathleen McManama) 生在信心家庭中，三週後她母親就去世了，歌登夫婦必須負擔撫養這沒有母親之女孩的责任。現在已經是約翰·克萊恩太太 (Mrs. John Klein) 的凱特琳記述道：「她從來不曾還沒有跟我一起禱告，就讓我去學校。」

克萊恩太太這樣作見證：「我見過許多人因著神的大能而得著醫治。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跟一個女朋友在教堂前方廳廊處玩遊戲，我們玩的是『我們的聚會』；後來到了提出禱告事項的時間，廳廊的另一頭是個男人費特先生 (Mr. Fet)，他罹患嚴重的胃癌，所以只能吞嚥湯。那天我在遊戲中的禱告是：『神啊，請幫助費特先生能吃下我們的馬鈴薯！』」

「當晚餐時候到了，費特先生請歌登媽媽將馬鈴薯遞過來；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以她說：『費特弟兄，你只能喝湯。』」

「他回答說：『我不願破壞一個小孩的信心，即使我因此永不再能吃東西！』他吃下馬鈴薯，主完全醫治了他，他讚美神地回家去。」

「當艾文·亞德牧師 (Rev. Irvin E. Ade) 剛被送到信心家庭時，我也在那兒；他身心都破碎了，他來回踱步，低垂著頭呻吟著說：『哦，我的神啊，我失喪了！我失喪了！』但神很奇妙地醫治了他。」他不只得了醫治，而且成為一位成功的傳道人。

雖然多數被送到歌登信心家庭的人都得了醫治，但仍有些人沒有得醫治。歌登太太常常從主得著分辨的智慧，知道他們沒有得釋放的原因，但她並不覺得她應該說出那些原因來。

在歌登先生於一九三五年去世之後不久，主安排了久已幫助這項事工的哈威·克里斯特 (Harvey Kritt) 來成為他們的助理。在這之前，他兩歲的女兒拿俄米因肺炎而生命垂危，醫生說她沒有活下來的希望了，於是克里斯特先生請歌登太太到他家去，當她為小女孩禱告之後，克里斯特先生問她：「你認為她怎麼樣了？」

她回答說：「我認為她怎麼樣了？她會好起來的。」她果然好起來，今天她是密西根州史特靈海 (Sterling Heights) 一位五旬節傳道人的妻子。

歌登先生去世後，有一晚歌登太太正禱告時，主指示她要在信心家庭的產業上蓋一座教堂。一九三八年先在城市的另一邊，搭起了一個暫時性的帳棚，亞德先生主持帳棚聚會期間，超過一百個人得救了；次年（一九三九年）蓋起了一座永久性的建築，稱做伊萊利亞福音會幕 (Elyria Gospel Tabernacle)，亞德夫婦擔任其牧師。

神帶領克里斯特先生到別處去服事，但他在世期間，無論到哪個教會服事，他總是邀請亞德先生來主領福音聚會。克里斯特先生說：「他帶領許多人得救，超過我所知道的任何人。」

醫治固然是歌登信心家庭最突出的事工，但歌登夫婦也很強調福音事工，以及對外拓展，並帶出很正面的果效。威爾旭太太回憶道：「禮拜天晚上我們聚集在伊萊利亞廣場的露天音樂台，舉行一場聚會。春天、夏天、和秋天，只要氣候允許，我們會在距離九哩到三十五哩範圍的附近城鎮舉行街頭聚會，像奧伯林 (Oberlin)、安赫斯特 (Amherst)、羅倫 (Lorain)、利趣田 (Litchfield)、格雷夫頓 (Grafton)、胡倫 (Huron)、和佛米利恩 (Vermilion)。在這些地方，現在都有了屬於神召會的教會。」

「亞德弟兄和其他人，都盼望歌登太太能記下在她服事中，所發生的醫治和得釋放的見證，但她總是拒絕這麼做，說她盼望見證是活在人的生活中。換句話說，這些人本身就是神奇妙大能與作為的見證。」

歌登太太於一九四三年九月二日去世之後，亞德先生在《五旬節福音雜誌》(The Pentecostal Evangel) 所刊載的生平追述中，用這些很適切的話總結了她的一生：「她活出一種信心生活與信靠神的典範，藉著她所服事而得著靈魂體的醫治之宣教士、傳道人、和平信徒，她信心與禱告所結的果子遍及全世界。歌登弟兄與歌登姐妹現在已列在『在主裡而死的人有福了』之行列中，作工的果效也確實隨著他們。」

禱告是無可替代的

選

主耶穌曾說到要我們「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1）在一次面臨大試煉時，祂提醒要「儆醒禱告」（可十四：38）。保羅也說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六：18），並且要「不住的禱告」（帖前五：17）。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辦的一次總統早餐祈禱會中，一位牧師以下面這些話開始他的禱詞：「全能的主，幫助我們來禱告。」儘管禱告帶下了所有的好處，我們仍然需要有這個要禱告的誠命。也許是禱告的功效阻礙了我們繼續禱告，也許是因為知道真實的禱告需要我們的擺上才能蒙垂聽而使我們不禱告。不論原因為何，沒有其他的替代品可以取代禱告——沒有捷徑的。

當我們遵從主的誠命，進入內屋並禱告，我們將發現我們「暗中察看」的天父，「必然報答」我們（太六：6）。禱告有功效。